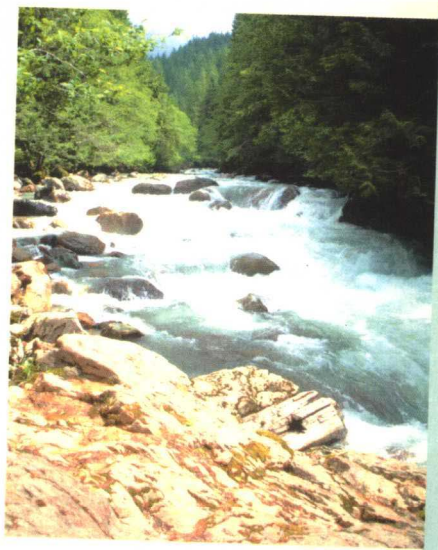


诺日河

马德清 著



作家出版社

诺日河

马德清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诺日河/马德清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9. 12

(金鼎长篇小说/王 烈 主编)

ISBN 7-5063-1741-9

I. 诺… II. 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6060 号

诺 日 河

主 编: 王 烈

作 者: 马德清

责任编辑: 华 沙

装帧设计: 刘显中

版式设计: 夏 友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州图文印刷厂

开 本: 750×1168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2.5

版 次: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63-1741-9/I·1729

总 定 价: 270.00 元 本册定价: 30.8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诺 日 河

诺日河，祖先的血和泪
组装成太阳的视线
穿过历史的另一端
穿过梦幻的另一头
涌向人群
放飞骄傲的雄鹰
鞭催黑色的骏马

一条古老的河流
是部落后人的足迹
生长为历史的脐带
挂在天上
让太阳晒
让风雨吹打
让人们书写和歌唱

一条神奇的河
忽然改变了千百年的方式
热忱，深情
以崭新的思维改变自己的形象

造就另一种气魄让人们更亲近
牵动多少人的心
孕育多少的传说
贫困从这里流逝
欢乐从这里生长
寻找幸福的浪花
盖了片片干旱的土地
湿了两岸甜甜的眼帘
被风蚀的贫穷
是蒸发的流水
化为春风
染绿了大山
——1998年9月于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

内容提要

彝族聚居的凉西县，有一条古老的河流，但河边山坡上的村民都因长期缺水，长期处于贫困。阿牛县长在开展扶贫攻坚中，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开发这条河流，兴修了水库和渠道，从根本上解决了这片土地的贫瘠，改变了贫穷面貌。

主人公阿牛是新时期有理想有文化的年轻干部，在与各种歪风邪气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表现出了新一代彝族干部的胆识和魄力。

小说故事曲折动人，充满着新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充满着浓郁的民族特色，是一曲可歌可泣的扶贫颂歌。

第一篇

1 冬天的浪花

阿牛和周小华在诺日河东岸这片阿都地区跑了将近两年多了，说是要在这里修一条渠。

人们听了都觉得可笑，他们不相信。

苏呷乡金池村的彝族女人们一大早就在山上背水，几十个女人抱着水桶在排队，前面有一股像屙的尿的水，是从洞子里用一根竹筒接出来的。接满一桶水致少也要三十分钟，所以一个半天就只能忙那一桶水了。

山下就是滔滔的诺日河。她们望着山下的河流，羡慕地说：“山上有条河该多好啊！”

“你们梦吧，今生今世就不要想了！”有人这样说。

“哎，我们这里呀！穷就穷在缺水，地是干的，庄稼是干的，牲畜是干的，连那些男人都是干的，没有搞头！”

这话，引起了一阵哄笑。

前面接水的地方，两个女人打起架来了，互相抓扯，披头散发，脸上抓出了血印。

打架，都是为了争水。

打架的被动住了，但他们两个的木桶滚下山了。

阿牛和周小华正在山下视察这里的地形，看到有水桶滚下来恰巧落在他们身边的草丛中，便把它拣起来，他们看到山上一大群女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周小华说，把水桶给她们拿上去。阿牛点头了。

当那些女人看到阿牛和周小华把两只桶拿上来时，感到有些奇怪，也有感谢之意。

女人多的地方，女人们什么话都说得出来，根本就不怕你两个男人。

她们说了一番感谢之类的话以后，便挑逗起他们两个来了。

“你们找女人吗？”一个中年女人说。

“我们是在看你们这里面有没有漂亮一点的，我们这位兄弟还没找到老婆。”阿牛说。

“啊波波！我们金池的美女吗多得很罗！随你们挑。”一个娃娃妈妈这样说。

“你们这边的女人不好看，没有水色，皮肤干得象牛皮一样，我吗看不上罗！”周小华调皮地说。

“啊唷唷，这位大哥吗不晓得这儿的情况啦，水色差的主要是缺水了嘛，不怪我们罗，是天老爷的不长眼睛罗，你看看这股水，跟屙尿一样，没有水洗脸了，脸上不好看罗，你娶一个去，带到诺日河边好好洗一下，你看我们这些美不美？我看，你肯定会淌口水罗！”又一个泼辣的娃娃妈妈走到阿牛他们面前指手划脚地嚷着。

背水的女人当中，确实有许多漂亮的姑娘，但就是好象没有洗脸，是因为没有水洗脸。

阿牛说：“我们要在这里修一条渠，把诺日河引到你们这里来，到那个时候，你们就用不着跑那么远来背水，打架了。”

“到那个时候，把你们的脸好好洗一下，我再来找一个漂亮的！”周小华笑着说。

她们全笑起来了，有的捧腹大笑，有的笑得前俯后仰，有的笑出了眼泪。那笑，是一种讽刺、挖苦。只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没笑。

有个女人抹着笑出来的眼泪说：

“你们把诺日河的水引到这儿来的那天吗，我们金池的女人全部给你们当老婆，我们的男人些统统把他丢进诺日河里去！他们没有本事解决水的问题。”

“你们把诺日河的水引到了金池吗，太阳肯定从西边出来，女人就变成男人了——不可能的事。”又有一群女人这样说。

阿牛和周小华听到这些，觉得这水太干贵了，这引水的事太重要了。

诺日河东岸这片土地，是凉西县境内最缺水、最贫困的彝族聚居区，九个乡的人口百分之九十都是彝族。都自称为阿都地区。

在那些女人的笑声中，阿牛和周小华下山了，他们不知道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

一条古老的河流，就这样流淌着，几千年几万年，都以一种永不改变的方式，按照不同的季节，发泄不同的情绪，给人安慰，给以欢愉，给人叹息，给人哭泣，给人发狂，给人沉思，给人期待。

到了冬天，诺日河便变得十分孤独，掀起的浪花显得格外单调和低沉。但是，这河水从不枯竭，保持着一种固有的精神。

喜欢看浪花的人，总在河边留下一些语言和歌声，让河水捎到远方，带进黑色的夜幕。

阿牛从小就喜欢看河里的浪花，特别是冬天的浪花。人啊，

小时候喜欢的东西，永远都不会厌烦。

阿牛每次路过河边，总是要看那些各式各样的浪花。

“这里河流的笑颜，也是一种生命的躁动。”阿牛喜欢这样说。

这样的话说了二十多年了，从读初中时开始说起。

阿牛已经当了副县长，诺日河的浪花的感觉有些不一样了。那是一种火焰，是一种沉重的压力。

阿牛和水电局局长周小华从山上回来，路过刚修建好的赛洛大桥边，阿牛叫司机停车，他要和周局长到河边去看浪花。

冬日的余辉照在河面上，波光在闪烁，犹如燃烧的火焰。

“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这样难得的河流，可我们却让它白白地跑了，可惜呀！”

阿牛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不要着急，我们会有办法的。”

周小华知道阿牛的心事，也只好这样说。

虽然是冬天了，但河水还很大，很清凉。

阿牛站在一块巨石上面，抬头看着诺日河东岸那些荒凉的草坡，心里一阵阵地痛。

守着那么大一條河，人们却心安理得地种着传统的包谷、洋芋、荞子，维护着百年不变的生活方式。这都是没有水，水不会上坡，它只是让大家看看，用不上，眼巴巴地望着它向东而去。严重的缺水，给这片土地造成了长期的贫穷。阿牛和周小华在河边谈起了如何开发利用诺日河的问题。

他们谈了很久，谈了很多。

他们坐在河边的石头上，看着渐渐暗淡了的浪花。

阿牛讲起了诺日河的一些传统和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神鹰的儿子支格阿鲁有一个助手叫“腿拦

河”，他只要一伸腿，河流便会改道，朝该流的地方流去。他可以为人间带来灾难，也能给人们带来幸福。

有一年，洪水泛滥了，冲天的洪水把大片大片的土地和村寨牛羊淹没了。山上只剩下一个毕摩了，他把经书往天上一抛，把法帽往洪水里一丢，支格阿鲁带着高徒法师“腿拦河”来了。“腿拦河”伸出右腿，把滔滔的洪水拦在了山那边。人们得救了，可是，“腿拦河”法师的腿却被一只龙骨刺伤了，鲜血直流，后来成了这条诺日河。彝语称黑色的河流，也为彝人之河。这条黑色的河流就这样流了几千年。

阿牛刚三岁的那年，吃公共食堂饿死了阿妈。阿牛天真地说：“阿妈为什么不去喝水呢？那么大一条河，阿妈真笨！”说着就哭了。

父亲带着阿牛到河边去打野鸭，阿牛硬要父亲给他摘河中的浪花。从此，阿牛永远记住了摘浪花的事。

阿牛讲起这些过去的事，鼻子有些发酸。

“不说那些不愉快的事了，现在要紧的是让诺日河为这块土地造福的问题，我想听听你的意见。”阿牛认真地说。

周小华和阿牛都是大学的同学，学的水利专业，对河水很敏感。

周小华和阿牛对诺日河的开发，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们有许多共同语言。

“如果不把这条河的水引到山上去，那一片土地上的人永远会穷下去，没有水，谁也没办法富起来。我们不去打这个主意的话，你这个水电局的局长和我这个分管农业水利的副县长白废了这个职务。”阿牛说。

周小华激动地说：“只要把诺日河的水引上了山，这一片的土地就有救了，大量的包谷、洋芋、荞子就会变成高产量的水

稻、小麦、烤烟、蚕桑、水果、蔬菜，如果再上一座电站，那就不摆了。”

“搞扶贫，不能拆东墙补西墙，不能再搞短期行为去应付，我们要解决带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改变以水为中心的生产条件。这个问题，我已想了很久，也给拉达县长和金阿来书记提过。”阿牛说到这里，不由叹了一口气。

他不由想起了一次和拉达县长、金书记下乡在苏呷乡的争执。

那天，他们到苏呷乡了解扶贫工作情况，大家坐在老鹰岩的山垭口看诺日河的水，看那河中银色的浪花，都说那浪花象冰、象银。大家都为这河水的流去可惜。

阿牛说了一句：“我们在这里修一个水库，修一个发电站，再修一条渠，把水引到诺日河东边那几个干旱乡，贫困问题就解决了。”

“你说得容易，钱呢？现在不是过去吃大锅饭的时候了，哪个有那么大的本事？”拉达县长首先泼了冷水。

金书记委婉地说：“这个设想倒不错，从五十年代开始，有不少的书记县长都有过这种雄心壮志，已经都又过四十年了，这些设想都成了诺日河的浪花，不容易啊。”

阿牛却不示弱，也不服气，他充满希望地说：“我们就是干前人不干想不敢干的事，我认为，我们能干，修水库、修水渠、修电站，一是靠省州的扶持，二是靠我们自己，只要有信心，我们就能把这片阿都地区的贫穷解决了。我提议，县委、县政府把这件大事列入扶贫的计划。”

拉达不同意这个方案，因为没有这个胆量，思想上没有这种准备。

金书记说：“慢慢创造条件吧，干得起来当然是一件好事。”

阿牛听起这些话没劲，便说了一句：“按常规的思路干吗，山河依旧、面貌不变，我们这些当领导的，真对不起那些贫穷的老百姓。”

阿牛被批评了，说阿牛天真、不成熟、不冷静、头脑发热，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阿牛忍住了，没有顶撞两个一把手，因为惹毛了，更不会有好事。

他们到了苏岬乡的金池村，看到农民争水打架，打得头破血流，闹的一踏糊涂。就是为一桶水。

书记县长面对这样的事，心头一阵阵地痛，一阵阵地酸。解放几十年了，这里的彝族农民连饮水问题都没得到解决，还说什么脱贫致富呢？

让两个一把手体验这种痛楚，阿牛高兴了。因他要促成两个一把手支持他的计划。

到了村书记拉轨家，杀了一头仔猪招待他们三个，猪杀好了，却没有水来煮肉。

等在很远的地方把水背来的时候，猪肉都烧着吃完了。拉轨说：“我们这里的水比肉还贵，几代人了，都这样。”

村上那些村民，没有水洗脸，脸黑黑的。

走出村外，看到那些干裂的山地，没有草，没有庄稼，寒冷的狂风卷起粉状的泥巴，铺天盖地，落在人的头上、脸上，挺难看。

那些缺水的树子，稀稀拉拉。那些没水喝的牲畜，干得像柴禾。

金书记和拉达县长阴沉着脸，一句话也没说。阿牛趁此机会，又提出了开发诺日河的事，不料又发生了争执。

阿牛说起这些，只有周小华才理解。

周小华是汉族，但是在彝族地区长大的，和彝族同志处得很好，特别是与阿牛是深交了。他最了解阿牛。

驾驶员在按喇叭了，提醒他们该走了。

他们谈了很久，天已黑了。

他们正准备起身走，忽然不远处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声，一看，在朦胧夜色中有一个姑娘在跑，后面紧跟着一个男人。

那个姑娘跑上一个石崖上，痛痛快快地纵身跳进了滔滔的诺日河。

“快！救人，有人跳河了！”

阿牛和周小华差不多同时跳进了河里。

2 河边的篝火

在朦胧的浪花中，阿牛和周小华把跳河的姑娘抱上了岸。是金池村看到的那个漂亮的姑娘。可是，姑娘没有气了。

“快人工呼吸！”阿牛抹着脸上的水说。

“你来。”周小华说。

“你来！”阿牛以命令的口气说。

周小华在慌忙中开始进行人口呼吸。

救人要紧，顾不上其它了。

周小华的手下，一对丰满的乳房不时使他脸发烫，耳根发热。他的手在颤抖，压胸部的动作变得微弱起来，简直已经不起作用了。

“快压呀，快！你干什么？”阿牛急了。

周小华不好意思地说：“你来，我没有力气了。”其实他在回避。

没有办法，阿牛急得直跺脚，只好推开周小华，亲自动手给姑娘做人工呼吸。

阿牛一接触那女人的胸部，才恍然大悟，周小华为什么不愿给姑娘做人工呼吸。

阿牛怎么也避不开那对美丽的山峰，按着山峰的根部使劲压一下松一下，反复了几次。

姑娘得救了，从腹腔里倒出了许多的水。

“你们不该救我呀！”姑娘有气无力地说。

原来这姑娘是黑水乡的人，今年刚大学毕业分配到黑水乡当文书，因为她不服从父亲为她包办的婚姻，跑到苏呷乡金池村亲戚家躲避，不料又被父亲找到了，被父亲追打下寻了短见。

河边，烧起了一堆篝火，照亮了诺日河。

阿牛、周小华、落水姑娘都象落汤鸡。

他们围坐在篝火旁，身上散发出一股股的热气。

姑娘叫史妮。

她象一朵艳丽的索玛花。

她埋着头，显得十分腼腆。

“你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走这条路？”

阿牛打破了沉静。

她没有说话。

“大学毕业多不容易呀，你真不该这样。”

周小华拨弄着柴火，开始做教育工作。

史妮沉默了一阵，鼻子一酸，哭了，哭得很伤心。

河水的声音在风的作用下，一阵远，一阵近，似笑声，似哭泣。

河那边，小车司机一会儿开车灯，一会儿按喇叭。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那位愚蠢的父亲没有看到自己的女儿已经跳河，更不知道河对面的篝火是怎么一回事，还在那里骂着，喊着女儿的名字。

史妮不认识阿牛和周小华。她怨恨，她感激，情绪很复杂。当然，她深信，他们是大好人。

阿牛给她讲了许多道理，如旱天的雨滴，润化着她那干枯的心田。

史妮终于不哭了。她说：

“真对不起二位大哥，我太不争气了。彝族俗话说得好：好语能救命，恶语可丧生。我是轻生于家人的恶语，复活于你们的好语。”

她用手揩了揩泪水，继续说道：“我十二岁时，就被父亲包办了婚姻。我父亲收了人家的钱，供我上了大学。我现在工作了，不愿意嫁给一个没文化的农民，我不想在那个地方再受穷。那个地方连洗脸水都找不到，连长的庄稼都是干的，人很穷。昨天，那个男人来我们家要接我去安家了。他叫石加，小学时同过学，后来没读书了，一直在外面鬼混。你们想想，我怎么可能和他成家呢？”

昨天，我求我父亲解除我们的婚姻，父亲却把我骂了一顿，并扬言要把我捆起去。我怕了，我失望了。我找乡上的书记乡长，他们说他们管不了。我只好跑到山上亲戚家躲了，但我父亲又把我找到了。”

说到这里，史妮又哭了，哭得很伤心，成了个泪人。

阿牛和周小华听了，除了同情，更多的还是一种气愤，也还有一种莫名的责任感。

篝火熄灭了，他们的衣服都烤干了。

他们扶着史妮，回走了一段路，过了桥，找到了那位厌恶的父亲。

阿牛看见他就火了，劈头盖脑地把他痛骂了一顿，骂得狗血淋头，骂得他一钱不值。

骂过了，史妮的父亲说：“你是哪个山头的闲人，我家的事与你啥子相干？”

“他是我们县的县长！”周小华说。

“你是县长？”史妮吃惊地问。

“副县长。”阿牛补充说。

史妮的父亲软了，没有再说话。

阿牛和周小华从国家的婚姻法讲到父亲的责任，讲了许多，足足花了半个小时。

父亲的工作作通了，史妮松了一口气。

“你的运气还好，遇上了阿牛县长和我在看河水，如果你的女儿就这样跟着诺日河走了，你是一个罪人，你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你们这些老顽固，太愚昧了！”周小华又骂了一句。

“我真糊涂，我真该死！”那位父亲说。

3 阿牛失眠了

回到县上，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

阿牛和周小华在阿牛的寝室里谈了很久，内容全是开发利用诺日河的问题。

阿牛和周小华，虽然是不同民族，但他们亲如兄弟，亲密无间，无话不说。

阿牛的父亲在世时，曾经是劳动模范、积极分子。当时，周小华的父亲是区委书记，很器重阿牛的父亲。阿牛父亲去世以后，周小华的父亲一直供阿牛读书，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后来，